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6230







#13041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虜衆來歸

職官走虜

路河

抵捐金

壯夫

虜款賞恤

虜勢日分

賜經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 三則

與虜角射

烽埃

報功之弊

西南夷 十四則

楊安地界 二則



兵兆

寨鎮

屬國 九則

差往海外 三則

占城 二則

日本 十一則

王長年

馬勇士

倭官倭島

東湧覘倭

籌倭

平倭 十一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虜衆來歸

遇春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

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天

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

麤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

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效順來歸何
必說犯不歸心
觀後歷官有
功俾可見

也先之變山西榆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為之用
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
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
審出

其路河曰天惠其時正十八人相聚來議亦曰天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
緣路濬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
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塞內水
輒瀦為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輒瀦為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既缺舍餘

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即償且以朽幣抵之瑤

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十題奏乃以馬

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

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

不帶旌賞反

以朽幣抵何

以感動人

不愧壯夫名

且知向義

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例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

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

會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

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勅書一道綵段十二

表裏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

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

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為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

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
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
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
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旣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大
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
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
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黃酋之長子也從此與
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
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
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
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于萬曆十一年四月三
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 旨那吉首克歸
欵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絲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
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旣互市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

賜經像

虜既互市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
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
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
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
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無佛法隆汙使
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
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
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首聞輒齧指咋舌胡騎

數萬環以聽大會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
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紬絹巾帨紕結紛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
一瓊供佛飯僧皆設大截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
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以國法乎曰中
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老四人人餉馬數十蹄
爲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曾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
中得西僧輒奉爲活佛中國因而縻之儘得其力
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
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彊變爲弱中國慈則變而險
虜性直變爲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
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
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漢書八品 卷三十一 三
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
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都用番僧有闡教闡化
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文皇
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
法王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
建醮薦福此特假爲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
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齎送番供等物時左

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三生者土人謂之活

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齎送番供等物時左
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
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
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
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爲之一匱
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
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
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
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
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

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
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
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
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
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
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
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
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卽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

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
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
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
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
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制起限
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
妾酗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
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

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
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
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
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
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
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太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
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曾盡輸其
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
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
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
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恟疑未可
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埃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
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卽提兵往

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卽提兵往
撲旣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悞傳報軍門他道
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以解埃卒坐斬并及其
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爲
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
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
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不改椎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
 上驗之真虜首也因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
 一叅將曾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
 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衢童即謠于道求其故知
 為土地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
 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詔今浪穹縣三

曰鄧賧詔今鄧州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蒙次河之地五曰摩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詔今浪穹縣三

曰鄧賧詔今鄧川州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蒙次河之地五曰摩

此詔今麗江府六曰蒙雋詔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軟血立盟推

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欵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

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誤用者至作

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

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嘍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
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
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獍
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
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
來宋元豐中征之 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爲券三年

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馮據且以還我如其

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馮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閩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叅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

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

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
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
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爲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
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
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
歸之寨酋焚香頂受齋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
効且請歲貢以爲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

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幞頭束帶

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百各

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

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二向各
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
遣使來問安拜。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櫺
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
秋丁祭俱用。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
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
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輓羅爲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僉斯宣諭。隨命
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王李琛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暉爲王巡按
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
禮使非其人必爲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
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
有學行者以往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
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
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
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迹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中。又云迹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位。正東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誦之也。

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憭以聞後赦
登庸爲都統使惟憭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
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
小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
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
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
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

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
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
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
舛諸大臣其未之致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
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
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
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巳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

移來徃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餽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付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抵梧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

聚抵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
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
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艙口與船
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
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
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
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
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
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

層上安。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艀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亦設一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
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
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
國小土城乘陴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
疾入衛卒兩行懸結跌地坐三代鼓乃享使其人
極弱夜鼓以十更為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賈勅印封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
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
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
封之後卽爲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勅立其國
人曰提婆苔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
幣授提婆苔封之爲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
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
其事且納僞勅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典
刑命下錦衣衛獄鞠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
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

刑命下錦衣衛獄鞠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
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
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
而所謂提婆苔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
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苔謝恩使至
并審其情僞別處之瑾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來
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躑躅海上
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

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筭計關白遣清正
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
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懦者爲封貢之
說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
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
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人山東十萬人天津將如
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
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筭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

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筭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
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
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
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
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
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
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尚微

細孫盧在海邊搔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荆江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閒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

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
此風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
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栝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
甲用鐵搗與倭遇卽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
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
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
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搗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
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

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枯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鎗戳之鈿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

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鎗戳之鈿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
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
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日賊棄營
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
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
斗口員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
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
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爲督撫子見羅材

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
兵未至白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
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縋出
募通秦沙上敢死士三千縋入給兵仗夜半縋出
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蹙盡
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
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

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

使賊不疑

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換柁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

暢甚

須為訂刻古

以免禍長年

真智者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為媚
 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
 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
 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
 擊斃一首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
 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劍其舌別藏之挾金
 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
 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喑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二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秃貧甚猶操
舟漁

馬勇士

前張幾不免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
 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
 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
 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
 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為土人刎去得賞蓋皆勇
 士所殺也為塋于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
 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為關白出山畋獵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

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關白，出山畋獵。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

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

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阿奇支

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

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改天正

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閣王，以所養子孫七

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

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

吉之能

海州八品
三三
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
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
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
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
民住屋一編濶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
官只得枯稿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
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
多用湯日只二餐以苦蓼擣入米汁爲醋其地多
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纒九月以後卽大

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纒九月以後卽大

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

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于雪中不惜其

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

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

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

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

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

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

不能讀不識

及程多蓄以

相尚隨在樂

書之中國人

知者中國

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
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
安民之策可也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叅遣義民董伯起出
海探倭五月十七日舵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同
李進葉貴傳盛三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
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
躲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篷檣俱卸但

躲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篷檣俱卸但
掠定海白艚船藏南碇隱處伯起卽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爲證忽見南碇船張
帆來施七日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催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旣討海人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

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遮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爲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伯起不辱海

道之命

不受番衣是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卽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薦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送歸得爲海

上裨將

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送歸。得爲海

上裨將。

籌倭

備海大主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上岸。爲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後倭之言曰。兵船至。我臥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長。良有司約束。隸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

一編防倭

策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所謂點閘團操迎送朔望祇候之類皆免則人自
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
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
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
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
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
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

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

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卯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間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蹙額曰：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牘，震耀以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余老矣？每每訪求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惠凝菴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甚。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

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慈方
爲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
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
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
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
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
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

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
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
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言爲
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
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
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
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
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

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
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泫
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
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
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亾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
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蹙倭于王江涇大破之
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
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上怒逮經及
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

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
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宜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
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
願二人因令克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
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
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
山口豐後二道宜諭王直故爲舶主原徽州人因
令養子毛列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
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母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列以仲冬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千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

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叅

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畧山。屯于山巔。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叅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舉山屯于山嶺。公奉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列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畱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

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
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
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
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
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
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
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
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
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

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
輕兵追之少衄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
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
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
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
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
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畱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
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
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

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
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
盡旣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
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
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
專愎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上大
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
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
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

七月收徐海陳
東詳鹿門集

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

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

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

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

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收鸚撫福建公兼兩浙

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艤艦擁驍倭突進舟山涔

港住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

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

甚肆謂必待奏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

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

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駛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款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朝公念激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之

臥內畱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

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之
臥內。畱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
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
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污。侍者皆就寢。激聞
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
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
席。而猶嘸嘸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
疑取死耶。晨起。激卽于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
檄文武諸將吏。聯絡綦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
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
畱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
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
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
于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公上意罪
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公上。萬勿宣
之。公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
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
奉公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

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等以候。旨爲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涪港，諸酋復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卽移師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逼烏沙門，或自峒礁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
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
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塲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
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
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
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
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涇港奔沈家門。
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礮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

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礮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入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爲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筭。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可惜
夏正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
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
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
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
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
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
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
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
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
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
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
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鬪賊
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
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
不得儻新尹任事澗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二邊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瀨兵至急遁出海水兵

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淞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犁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其後倭寇四十二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

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逮疏辯寺卒上憐其功免勘

于翁烟戲人感

山壽寧鼓至州事血輝于山後前分并博幾

人家亦詠寧麻山國其再烟公身發其文之輝下

對管發以贈之令會一節其其數知開之真長眾

首蠟山朱若百翁各其戰冬亦焚巢戲入閩報蠟

邀攀羊中筆武烟良四十育子爾及昔無孃蘇烟

良祖來會烟日肅輝且聞隴兵至急戲出武來其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我祖來會頰日肅輝且聞臨兵至急戲出武來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鶴 二則

羣鵲招鶴 二則

燕巢

鳥之屬 二十六則

鳥田

白鹿 三則

異獸

獅象 二則

犬 七則

虎 十一則

牛

生善道

兩牧犢相衛

相牛法

牛禁 二則

猴

猫

豕

獸之屬

十八則

龍

十三則

龍鳳名狀

三則

猪龍

龜

三則

蛇

六則

毒食

三則

魚

五則

冰井魚

神魚

進鮮

雜物

五則

蝌蚪

物理

五則

海內山金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楊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
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
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劊死一哀鳴不食盧
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
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

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
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
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
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
悲影吊爾幸畱者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
之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一鶴其傍後
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羣鵲招鵲

朱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

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

朱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

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
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
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
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啣
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
蛇相救也

徐司訓觀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鵲合邑之鵲無不
帶箭者一日鵲銜火焚祠有鵲數百盤旋烈燄之
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在世

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
飛忽一日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
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
其家亦墮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
衆鳥雄大雌小惟鷺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鷓鴣兩指向前

衆鳥雄大雌小惟鷲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後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烏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啓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

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烏狀似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春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焉虜人呼爲活羅

秃鶩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啖蛇萬曆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秃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啖魚鳥爲之一空蓋秃鶩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白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蓄

魚鳥爲之一空蓋禿鶯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蓄
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
謂百舌也往往矜鬪至死不解桂林有鳥鳳如鵲
而紺碧髮頭有冠尾垂二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
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
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英處有鷄如雉
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石英
廣西有山鳳狀如鵝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
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畱一竅取食子

成卽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
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爲犬子灰色短尾隨母
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
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
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
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
曰鷹背

海鷗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
蛟常爲害持鷗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

海鷗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
蛟常爲害持鷗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
且盡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鵠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
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粱
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
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卽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鵠千百爲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
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爲君長居前正赤者爲五

伯正黑者爲鈴下細色雜赤者爲功曹左脇有白帶者爲主簿各有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鷓鴣鳥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萱錄號碧繼翁陸龜學號絲禽三輔黃圖號屬

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萱錄號碧繼翁陸龜蒙號絲禽三輔黃圖號屬
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標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
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烏鼠同穴其鳥爲鴝其鼠爲鼯今咸陽有烏鼠山
唐詩中徃徃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梟各府亦如之無一夕不
聞梟聲成都學道署栢樹叅天上有梟巢在事者
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獻一梟賞三十文無日
無獻者貴陽用烏鏡驚之其聲稍遠然鏡聲昔昔

海幢小品 卷之三十一 六
不絕宦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爲殃益多
則不足恠也

紫荆山無翡翠或移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
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雁宕山
無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
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
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
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
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
雞賤耶

工部徐謐興化縣人畜一天鶩徐有往鶩必從之
或入朝則鶩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鶩卜
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鶩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
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
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不
驚而足銅環宛然

吳越鳥田

沙中川品 卷之三十一 七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
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
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
注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
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
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邃亦產此異
矣蓋天生以應世王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鳥峪居民獲一小白鹿

矣蓋天生以應 世主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
通身如雪目睛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于縣
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于玉柱峰之下踰月
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
歲黃此一說也今幼鹿而角漸露可見又有奇牛
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魴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明帝時爲合浦令
英敏有惠政白鹿羣遊因魴所築城及南山皆以
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爲尚書郎夫

白鹿稱瑞而至于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

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馳

高七尺

福鹿

似馳而花文可愛

靈羊

長角馬哈獸

角長于身

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

三尾龜

獅象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遠檀阿黑麻王偕遣使

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里黑麻王偕遣使
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
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鬣形尾端茸毛大
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楚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
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于海
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于萬物之情穆天子傳狻
猊日行五百里爾雅狻猊類麇貓食虎豹世謂白
澤狻猊皆卽獅子耳
豕豕類也張腹而臧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
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
附陳友諒及見獲于胡大海 太祖宥之命爲行
省叅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
復叛附于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復走歸豐城剪
其鬚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
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于鮎魚口沙上
明道嘗有所畜犬爲我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
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跑沙瘞之 上

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跑沙瘞之上

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已四十將往京師
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
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
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
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歿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
嚙一盜手幾殞衆持刃來逐犬赴水遁賊旣去犬
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
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聖至見白

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寃命吏卒
從犬足爬地果見邦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
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
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
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
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歿某亦被刺落水
幸而不歿此屍卽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
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跽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
犬觸樹而歿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

被旌

犬觸樹而歿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
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
出有畜犬鳴嗚啣衣捶之不去且道且前怪之亟
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
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
書中年傳家政于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
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殲縣四門起于秦德公蓋狗別賓主善守禦
故以爲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屬抑金以畢

春氣使不爲害令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
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汚者
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
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隣
肉以歸隣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
得百錢旦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
儒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隣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

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甘守

儒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隣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
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甘守糝
覈見者咸歎異云

余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
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
憑僕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身獵徒也再世爲
秀才今爲犬後身將復爲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
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
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
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
誤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
食之夜歸若爲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
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難吾有父
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于大
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
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旁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
載商偶經此地見一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

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覘其人感泣遂與衆具道

載商偶經此地見

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孰

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覘其人感泣遂與眾具道
所以亟出重貲贖之眾亦義其所爲相與釋縛縱
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

長興臧進士隣人薄暮爲虎所嚙聞空中呼曰業
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拋一大寺前僧
百餘曝朝曦補衲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
婦人傍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久飢
當以粥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
肯畱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畱笑曰去此不知

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
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雨聲如前久之
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
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爲鬼不敢應比明人也乃抱
而慟哭慶更生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尚
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
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
見人負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

叉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叉

見人負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
又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又
接其項二鎗夾進折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卽
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爲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
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
察院升大槐枝顛耽耽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
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爲藉餅堅竹炙
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擎定一手取

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
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
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
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輒不可用亦
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
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時鐵鎗都折折則虎
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
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攫拿勢者
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

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

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
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
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
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却亦
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戀不作聲勢固自難
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
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
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
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

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楛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
奪則躡文足自後擗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
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
于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
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
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
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
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
虎欲騁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
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

虎欲騁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
出竒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
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旣而
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
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
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
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
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
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

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
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
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
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
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瞽瞍然命之去娥叫
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
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
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

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
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
與其鄰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亟升木避之
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
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于古城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誣
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于山舍方弗校卽更
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卽死于虎若
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轉顧虎

突來攫其騎啞其臀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
朱以緼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
黎明凌霜過潘版橋橋布木狹而修下瞰湍流甚
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
因卽返俟明桴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
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
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嚙惡之令豹虜絕食俱餓
死獸亦遭阨至驚動 聖天子也

牛

死獸亦遭阨至驚動 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

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泉鄉牛徑啣刀奔至師
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
址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
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
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
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
太祖御制文集稱
滁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爲歙州刺史野媪將爲

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滌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爲歙州刺史野媪將爲
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舊又云牛相壁堂欲闊
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雋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脇欲
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
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
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頸突
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

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烝潼取酥酪以雍酥
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
敵此疑當時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
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
定此戊子年事蓋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
想各邊亦皆然

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

令者誅及鄰伍滉特禁屠以盜賊爲名可重其罰

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

令者誅及鄰伍滉特禁屠以盜賊爲名可重其罰
此機變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
錢遂飽所欲有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
誘至破窰內椎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
汪呼導聲至猴忽嚙繩斷脫走車前作訴冤狀卽
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
鞠問伏辜杖之歿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

號鳴赴火抱屍其爲煨燼

貓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猫
催租者持去賣之闔門舖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
懷爲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綾幌
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曆初滸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王衣裙行
異之隨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

是飼豕以飯澡以泉衣綿簾氈凡十年大可比牛

猯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鶡此皆就絕大而高者
名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
馬曰鐵象

虎豹一躍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雖追及圍
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著冰柱紛
紛墮地人旣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
可證飛熊之說

猯似猿獠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猿

可證飛熊之說

狨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猿
猱猿猱每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狨擇其
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
猨黃髮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
下有皮纒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
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
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

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
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
彝尚書傳所謂虎蝮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
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
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駝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
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驪

部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螺
在蜀得二隻臨行以送周友山大叅周名思敬
猿山家謂之鞠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
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蕈蔬果竹萌之
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
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
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
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猫一名烏圓其目睛旦暮皆圓子午時卽斂如線

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

麋無膽兔無脾驚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騾尤

粗健能負物致遠

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為貓所嚙羣鼠

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

獲龍骨吳江史鑑為之志云

龍墳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

獲龍骨吳江史鑑爲之志云

龍墳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徃徃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爲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日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黃子者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入璫所欲以爲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璫璫檄郡縣調夫船具

畚鍤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
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盡惟
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 朝竊
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
得一鈔直十餘金及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
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
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
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
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

蛭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

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
蛻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
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
無所經見不敢強爲之說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
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
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
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
燁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鬚圓鱗薄尾壯于腹
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爲二

通、古
卷三十一
一
二五

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卽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爲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且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爲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于元兇之手瑞乃爲禍如此要知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黃龍負舟乃始爲竒耳然禹視如鰲鼉原不以爲瑞

也

龍負舟乃始爲竒耳然禹視如蠖蜒原不以爲瑞也

温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龍神見而悅之化爲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卽攝女屍葬于山頂蓋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奠然時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竊甕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遠行忽見中雷火

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
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
十裹而瘞之禱神畢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銅錢
其家今富四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詮慮時陽爲患奏開月
河試築記工方類地祇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
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模邗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卽幽暗中有
野龍潛伏邗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

動之龍乃出蟠村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

野龍潛伏邛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
動之龍乃出蟠村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
龍伏不出

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
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
蕩室廬壞禾稼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
護召吏訊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大羖故
漂浪騰水望祀河濟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
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

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凡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
衆矢並集龍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
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隆慶壬申睢寧大雨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
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爲蛛網所罣不得脫須臾火
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
截取爲馬鞭

長阿含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爲金翅鳥所食此
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

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收南齊太子

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
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收南齊太子
長懋與宗人西昌侯蕭鸞意好不協謂竟陵王子
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
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無數
後鸞顯政纂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
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大約煮藥以
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鳥乃變爲帝王于族
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
死也總之自爲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

冤冤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用
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為之宣洩
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潭洞穴處處有之有神龍
則必有毒龍惟龍五臺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
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
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

之狀也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鶴頸鴛思龍文龜背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
之狀也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鶴頰鴛思龍文龜背
燕領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麀首牛尾狼頭馬
足圓蹠肉角鱗之狀也有角為虬龍無角為螭龍
有鱗為蛟龍有翼為應龍鳳之青曰鸞赤曰鷩黃
曰焉白曰鷩紫曰鷩麟之青曰鸞孤赤曰炎駒白
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麟肉角而不
觸鳳肉啄而不啄鱸骨脆獬骨實蛟骨青鳳骨黑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

之珠在腹鼈之珠在足蟒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蝮
鼻反狼腸直鵠喙曲獬羊之角重於肉斲木之舌
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
百獸肉

神龍所經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麇之
鬪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
沸焉越睽殺犀疾雷及焉

諸龍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雷二三寸不
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畱二三寸不
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
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
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
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
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續
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龜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
言龜

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泝河而上
所過田陂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主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于

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

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

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

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

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刑抑蛇為水之怪物

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
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
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樹耳。使樹不折則
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
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
固可爲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
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溝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
之毀其基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

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曆丙戌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
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
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
肥蠃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巳丑之災其兆已
先見之矣

蘄蛇一名褰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
口黑質白花背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
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

餘

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

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
置之箱內脫殼為蛇馴畜稍大復置之故處名其
蛇曰乳羅其後截道噬人甚厲衆覓貨郎使禁之
貨郎著刃于地叮嚀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

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曆間南海有諸生
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將熟

忽報學憲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進
飲之皆死竈旁諸生歸大駭埋其肉階下數日出
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
疾覓蘄蛇酒飲之半月發腦疽遂不起晉中有人
採菌于木以爲天花菜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
器已入房臥次日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
骨在牀肉盡爲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
圍焚之煙觸人鼻咸斃或曰鼈與蛇同氣凡三足
者無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

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鱧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

者無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
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鱐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
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
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盤
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三人過食之入口皆
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
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
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
蝮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

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
越做越狠

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詣闕下獻

鱮魚百尾時國初法嚴衆爲危之則笑曰爾不

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高皇帝大

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

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

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爲

令

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爲

令

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
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憇歇今
憇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
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
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
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
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
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

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
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
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
所司奏云竝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
魚是爲鮓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
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蓴作羹開胃益氣加
鹽暴乾食之名爲鮓土人愛重以爲益人雖產婦
在蓴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

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

在蓐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

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羣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色也漁人以筒測之其聲如雷初至者爲頭一水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二水方下網簇起潑以淡水卽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于此者蓋散子旣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若在海濔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而或謂內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

漢水中鱖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
槎頭鱖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
六檣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
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爲上蓋深潛土中
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冰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
思得鯽方盛暑不易致子釣于井得巨鱗梅溪年
十一親見又奇矣

神魚

十一親見又奇矣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各黑隘大者如山
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遯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餓而舉涌金魚躍

出遂雨

進鮓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
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
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

七年數船止二隻神廟三十年以進鮮粗惡奪
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
必言矣

雜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
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卜入畏雞食之生育亦
蕃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
物人傳能食白蠟至盡有李輔者經撫州金谿宿
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

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

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
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
室屋不意歲被白螿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
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寘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年
來白螿皆盡叩棟柱逢逢然了無一螿存若令人
掃地上遇此物幸爲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螿必
奇物也亦蟲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能鑽土而出
名曰螿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蓋

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況鍾被敕索千箇

不許違誤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蠹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
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
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僊氣
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王莽時
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爲漢兵
所誅晉陶侃表袁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
中有蜂蔽日下謙船已而皆不利近則南中黃侍

郎見第十一卷

中有蜂蔽日下謙船已而皆不利近則南中黃侍

郎見第十二卷

楊邃菴致政歸一日遊鎮江北固山偶見群蜂擁
蜂王出遊遇鷲鳥擢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
日俱死之邃菴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
之未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內
向飛鳴良久始去蓋蜂王之族感而來謝也

蝸蜒卽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蟲能制蜈
蚣

蝸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蜃
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
而蜃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
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
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蜃蚪也意傷
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
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
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
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

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闔人石楚人皆有

金也承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

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闔人石楚人皆有

清名石之子有恒已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

請之調常熟

父原蘇州太守

長興人又爭之得止

物理

麻敗酒蟹敗漆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鸕鶿之

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

菖蒲則死鼈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鴟鴞

得桑椹則醉猫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糯

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

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
魚食巴莛則死鼠食之則肥護草忘憂合歡蠲忿
倉庚已妒鵲鴝治魘橐蜚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
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鰲遇
煙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卜虎坼地以筮鸛禹步鴛畫印獺祭圓
豺祭方蛇蟠向子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伏庚申
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虔鵠知來猩
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

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脉之所在魚伯識水旱

猩知往狝狝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
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脉之所在魚伯識水旱
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鵲知風之高下獬廌知人
之邪正鷓鴣向日而飛玄鱧向斗以遊兔恒向月
而息鵲髡于七夕海扇見乎上巳鷓鴣鳴羸于孟冬
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蝣群死于白露之朝數
丸之蟲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雞當潮至而輒
鳴烏鳳曉百蟲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狸遇風
則行空橐駝遇癘風則埋其鼻狔將風則踊鼉將
雨則鳴鷓鴣將風則啼商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

雨鳶朝鳴則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
生葉

食品以鷺爲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鷺今東南

大家以鷺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
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卽枯瘠死矣

蚌無牝牡爲雀鶴所化故久者生珠專一千陰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二

陳三將軍

諭賊 二則

縣令討賊軍

流賊 六則

湖振武兵變南接江西端鄖陽兵變詠襲其地改

為黃梅盜陳王將軍守之 啞賊先兆其遺孽改姓

柯盜傲訛傳談吳王三三妖人物 二十則

假番物 邑下九力 丐販 二則

長至警報

方士

僧道之妖

妖黨

除妖

吳建

小匡

金翅

盜劫

劫人

黃緝盜

率類

緝盜兵變

緝令

刺三

備類

海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
爲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
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連畝之所子
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
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
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

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萬家極慘毒又劫羅繼淳
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
盜請賞

論賊

伍驂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
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
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
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
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

戚來吾諭之因畱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

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
戚來吾諭之因畱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
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
疆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辭得
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宐
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
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
周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

亾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亾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歿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畱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歿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畱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畱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爲浙之平陽令時礦賊殺吏
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却兵獨任其責有土民
葉光家蓄死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
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
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筒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
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

甲第一

有此縣令故光
之死士果爲之
用

流賊

成化二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爲達官指揮使犯法
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亾命以驍勇善射相結
行劫于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
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錦衣
指揮陳璽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
衆遽往旗校二人爲所殺 上怒降承章爲副千
戶令璽等戴罪追捕繼又降璽職命指揮同知劉
良代領其事諭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

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

良代領其事諭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
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
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
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寧山衛指揮臧
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隰川王遜燦亦遣校尉
王彪至苦鬪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
惡深重非他盜比磔于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窄室

招集凶命劉宸

即劉

劉寵

即劉

齊彥名李隆李銳

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

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爲兄
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
侍上蹇鞠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叅
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
吾弟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
叅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
畏忠不敢誰何旣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賊立功有
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具知鄉道杲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

巡捕王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具知鄉道杲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
之斧折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道
罪忠與永成爲之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
赦之寵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
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
多叅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于
文安村中寵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
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衄者數十人至樓下
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寵

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王大敗引還時辛

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

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為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飲

于桑園時已有詔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

能擒斬者即與中錫酒中云宸曰無多言吾已

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詔旨

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

貂璫為之奧主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

村市為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

者

村市爲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齊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疏其事乞赦不報會壩上賊劫圍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爲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慟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于錢遂遷舫齋爲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今人能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礫反賊趙鎡等于市鎡卽趙風子少爲

文安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鎡與其

弟鐸鎬以五百人從之于河間虎歿立惠爲首惠

卽劉三也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鎡改名懷忠稱

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

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十八營統衆至十

三萬分掠州縣鎡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

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

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
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爲唐王
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爲名號又攻泌陽欲
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鏃
每歎曰恨不得爲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鏃翰與前
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
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
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
聽尋以皮製鞍鞞 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會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主簿仍從祀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晉江人鄉舉時夢千餘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嚴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爲吉徵變之前數日遍體皆栗寫一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旣以苛刻失衆心有數十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其眷屬匿撫臺署中而密以帖邀內廠何綬督府徐

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鏊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
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
綬等皇恐將往估計廳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
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
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
外誤我馬爲前尚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
中刼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柩跡懋官得其處時綬
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爲爺曰發廩
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爲張鏊呼曰幸

爲我貫懋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

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爲張鏊呼曰幸
爲我貫懋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
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
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
上受捶無數面決眼突挺及懋官身一卒持銃擊
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解結
每一縣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
後贖其屍殯而歸之

鄖陽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叅將公署爲書

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
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
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
鶴等鼓躁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
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
兩克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又次
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
得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

世華云乘此冒賞近千劫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卽

得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
世華云乘此冒賞近千劫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卽
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一見米卽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
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
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
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
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

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季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

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一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

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哮賊先兆

哮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繞者三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歟也。

盜倣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倣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于黃河于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紹熙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

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

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
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
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
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
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
喝蔡爲席捲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
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
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亾
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飲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嘗行野

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
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
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
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
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
可勝數是年韓卒

唐元和三年党超元隱居華山羅敷水南冬夜有
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
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

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
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卽
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鬻束素以市酒
食爲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
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
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遠大塚走作圍圍之一
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旣去超元洗其
血臥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

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晨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客酬金價每兩四十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牘飛空中暎日作金色數鷹遶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蓆也禁卒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直立西廡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

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營謀

汪直立西廠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營謀復用孝宗憐而許之與王越同召噫惡根之難斷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縣民王良學佛法於彌陀寺僧李金華見人輒爲好言勸諭之忻州民李鉞聞而悅之願爲弟子所談皆虛幻事從之者至數百人遂謀不軌相與言曰吾佛法旣爲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難但邊兵密邇慮或相撓阻若遇韃虜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官軍出禦乘間而起事可濟

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者。衆皆跪拜爭觀。良曰：「干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了事。」良卽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馳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浪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卽集衆欲攻墩縣。適巡撫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州縣。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

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

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
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
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
瑄會太監劉政及叅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
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
悉斬之。瑄政等各賜勅獎勵。于是左都李秉等奏
錦衣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
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
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
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

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
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迂神
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逢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
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
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
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
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
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曆神工九轉王
甕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

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

甕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
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
明曆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
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曆地經奪天
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
賢金靈鏡經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
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
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曆玄元寶玉
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

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
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大
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
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
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
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子龍本侯姓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
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身稍長遊方至河南少
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
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

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
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
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
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
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
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
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
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
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
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

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入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克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或有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

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或有
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
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
之法乞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
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
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段
二表裏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
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
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
爲都督府都事十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

沙州府志 卷三十一 二
獄鞫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 上命太監汪
直錦衣指揮陳璽會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干證
佐者械至京并鞫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
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

成化十七年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
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
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
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絕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選入
內旣而罷歸耻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典者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選入
內既而罷歸耻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興者
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
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賂
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明日銀至
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懼呼羅拜之卽妻以滿堂
銀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
衆銀恐事覺携滿堂逃山東嶧縣儒生潘依道孫
爵策杖從之時稱臣王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
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銀爲新城人所獲并得

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誘從者銀及依道爵
皆斬于市滿堂有 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
尋入侍豹房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誕方士集
其門諛曰當大貴于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部署
又以照水法惑之陰相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
州遠近震動立營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
爲隣縣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
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

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
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其法扁室守以童子景寅
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
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亾劉
遂僵仆悸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
入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
鳳膏龍髓爾筋時家中百惟朋作太登竈鼻兒
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刳任氏二稚爲幻
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悸未幾卒兩家亦

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眾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僞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贊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僞告身二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揆徐存齋聞之兵部楊虞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開各戶多縣籛籛

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開各戶多縣籠籠
籠籠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曆庚辰年余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
外沟沟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
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墻
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
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
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溝中亦爾蓋廣袤且百
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

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
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虬耳隆慶庚午
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抉起見鱉如大車輪紅白
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鈎曳投市魚
筍中擊之鋸牙齧人市衆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
焉胡孝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
冲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
釜張口如丹漆盤盂紅光盈尺金目爍爍與龍舌

嘴曳鍊之猴滿覺術遮道之鱗併蟾爲三害地不

釜張口如丹漆盤盂紅光盈尺金目爍爍與龍舌
嘴曳鍊之猴滿覺衙遮道之蟒併蟾爲三害地不
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厠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
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盎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
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
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
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曆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
千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
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

處傷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
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
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
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
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
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不
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
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恠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
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
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塲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
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曆
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鋪幾及船驟雨如
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爲雷擊
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
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

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
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
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
爲猫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
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恠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
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
聲呼媽媽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
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

及已

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及已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與番僧謀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刺梳并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前後所發墓無算主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

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群道遇
丐者以衣食誘之爲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
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買
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
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
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
前後殺數十人事聞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

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

前後殺數十人事聞。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衆大鬩，丐者適械過市，衆捶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
殺諸司官據城偕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洵懼
余往聚寶門報謁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
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
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
會鞠佹礫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旨不時取
決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且三日矣
細訪之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三事有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安言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
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
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
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
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
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
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
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叅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既內
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
爭拒不納更闕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
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敘等數人皆
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麵人也漸有
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旨下法司賤丁爲政
守備叅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

才事旣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才事旣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叅贊乃改儼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敘已歿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霉雨枷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搭

蓆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
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滁告歸密過南中宿
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

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

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宮禁中亦不得
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
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
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太祖信

佛歸併寺院雖徵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

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太祖信

佛歸併寺院雖徵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
別爲崇重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卽
送歸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嘿祐
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
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
我神宗皇帝與兩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頒
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始遍遣去僧
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尚駐城外三
年雖御劄親問答有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

語然終不大加賞賜。又百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慫恿。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遠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秘。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素稱

慳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

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素稱
慳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
關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
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願一言執筆作數字。餘
額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
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
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卽危坐
茶至。含而四噀。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
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檄
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

止此道妖也

甚盛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

余同年郭一陽光復以叅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

營三千虞變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

凡四十日深以爲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

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恚甚問計余

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

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

徒籌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

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

徒籌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將士已申文撤軍束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自可矣下令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馬臺讌賞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曰子乃爲郭叅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叅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

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爲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没于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星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 宮府擾動朝野以一無賴子皦生光償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奉之銀時時乞內臣叅劾之奏 宗室殺巡撫刑戮于湯沐之鄉宰相被惡聲髡逐于端門之下大水幾壓都城大計幾于留用則崇乃移之 朝廷

矣然猶曰 乾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

水幾壓都城大計幾于留用則崇乃移之朝廷
矣然猶曰乾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
切縱橫都不悉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適
移于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定
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
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上妖孽不除反使之美唇
舌逞干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吳建

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更
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久之

徒衆益多遂欲于謝屯舉事施甌兩秀才發之建
寧道行府捕焉或爲之請曰此齋徒耳何能爲遂
釋不問建乃益聚衆恨兩生欲殺之兩生逃之順
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富事者不得已遣甌令
諭散建衆建以客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
然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
某村村有爲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
聽吾言緩而兵我釀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是實
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

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觀

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觀望不敢前。會江西有俠者，詐以五十人投建，說建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爲公練，則分調其衆于他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死衆亂。」巡檢鄉兵適至，圍殺之，投溪水，幾盡。其脫者，又殲于順昌。建禱始息。巡檢超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爲誰。或曰：「建，潘樞黨也。其衆雖殲，有脫而蔓藏山海間者。今福寧之秦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往往奉溫州教主，其咒咀君父，有非臣子所忍。」

聞者種塚馬全十實行其教浸于閩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業以供衆曰亂且至彼蚩蚩者業皆汝業也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預絕其心惟祀教主號曰無爲昏夜則聚男女于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爲至有誤認襟服者子恥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門尤甚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兄弟之女淫穢恥之吐其事或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嘗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迎汝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

其聖人不能
報可假

全十嘗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
有大船迎汝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
方首之聞捕笑曰我且縛而去籥而歸耳指其傍
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
人又信之謂其衆曰今難已過無慮蓋自投死地
如此大約太平已久人情愈僞千態萬狀劫運承
之聖人亦救不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修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
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

一則處世之法卽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皆深于
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
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
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
急法余謂莫要于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縉紳之
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穀勿輕罰民間自
然寧帖卽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
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
士大夫又如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

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

士大夫又如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
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
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
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
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
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尚善論事試問
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
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今不

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醜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與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

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
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
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
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恬然有數年
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
意外之儻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
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
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
書中悟得旣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

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却悟于何有
時翁方謂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于垣之耳
謂囑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
解要之一日小匡卽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卽一家
太平一方小匡卽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
大小耶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終

跋

是編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
月積可三十餘冊凡經稗海
諸書所載行于世者都不敢
錄然老而忘隨汰隨忘又不
可勝計要以見意澹宕自喜

而已生平原無文又絕無著
作間舉筆并其稿失去以為
常即此亦時有散佚而存者
尚多會赴

召檢出節為三十二卷付之
梓歷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

擇歷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
得此子不云乎博矣猶賢乎
已夫聖人之所輕後人之所
習曰手談曰坐隱何等自在
余此好故自不減奈老去僅
可終三局一切緊關事皆慣

一
壬戌年九月題于西郊之暎
月軒













